

陷阱

ЛОВУШКА



- ЛОВУШКА
- ОШИБКА
В ОБЪЕКТЕ
- БУДЬ ГО-
ТОВ К НЕ-
ОЖИ ДАН-
НОСТЯМ
- БРИЛЛИ-
АНТ РАДЖИ
- ОШИБКА
В ОБЪЕКТЕ

I 572.4
251
2

陷阱

责任编辑 杨 勤 余 琳
封面设计 陈 欣
技术设计 郑汉生
插 图 康 宁 陈 欣

[苏] 尼·列昂诺夫等著 柳 楠等译

陷 阱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21 插页 4 字数465千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7,700册

*

ISBN 7-5366-0406-8/I·74

定价：5.45元

内容提要

本书包括五篇苏联近代侦破小说。通过苏联刑侦机关的破案工作揭露了少数社会蠹虫利用卑劣手段引诱青年犯罪、吞食国家财产、恣意谋害无辜等罪恶行径，歌颂了侦查人员的智勇，鞭挞了犯罪分子的丑恶。同时，针对社会现实问题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ISBN 7-5366-0406-8

I · 74

*

定价：5.45元

目 录

- 1 陷 阱 [苏]尼·列昂诺夫著
柳 楠译
- 217 错 中 错 [苏]维·普罗宁著
朱铁声译
- 447 随 机 应 变 [苏]阿·马卡罗夫著
方雪予译
- 533 王 公 的 钻 石 [苏]格·科舍契金著
昌 茂译
- 579 阴 错 阳 差 [苏]阿·别祖格洛夫著
张福生译



陷 阱



〔苏〕尼·列昂诺夫 著

柳 楠 译

今天

司机把车停在楼门口，连头都不回，立即问：

“在这里等着，还是您再叫车？”

莫斯科市刑事侦查局的侦查组长列夫·古罗夫惊奇地看了司机一眼。这些年古罗夫已经习惯于执勤车的司机对他称名或称姓，他们全都认识他并对他有几分敬重。古罗夫仔细一瞧，原来他不认识这位司机。按说他同司机是否相互认识算不了什么大事，可是眼前的情景令他感到有点晦气。今天从一开始就不顺，必须从不顺中摆脱出来。古罗夫一路都在想，他刚值完夜班，本该休息，上校为什么非要派他古罗夫领着执勤小组赶赴这起不幸死亡现场呢？

“请等一会儿，我们在这里不会耽搁太久的。”古罗夫说完，发觉司机满脸不高兴。他从车里出来，马上会同拎着手提包的科技部医

生和专家，朝大门口走去。

古罗夫紧跟在他们二人身后来到大门口，门锁是数码锁，他按了按值班室电铃的红色按钮，没人出来。

“会有人给开门吗？”专家问。

古罗夫还没来得及回答，朝门口跑来几个五、六岁的孩子，其中一个踮着小脚丫、用肮脏的小手指头按了几下门锁上的按钮，门就大开了。孩子们毫无礼貌地推开这三位官方人士，尖声叫着冲进凉爽的大厅。

古罗夫进了大门，向四周环视着。

右边是一间值班人用的大屋子，瞧得见屋里有张长桌，但值班的人却不在。左边的一块布告牌上露出住建社（住宅建筑合作社）三个简称字。看来，值班室的那张长桌子是供管理委员会开会用的。当他们三人登上干净宽敞的电梯时，古罗夫立刻明白，这所楼房的造价不低，住户肯定都是高薪阶层——教授、名演员，可能还有商店的经理。

他们要去的那家住户的门是开着的，楼道里没有人。古罗夫和两位同事走进了过厅，过厅里好象立即聚起了很多人，仿佛还有一个人迎着他们走了过来。

古罗夫没有马上看清，过厅对面的墙原来镶满玻璃镜，他习惯地放慢脚步，咳嗽了一声，开口道：

“午安！”话一出口他才意识到，这声问候显得多么荒唐，他们是为死人而来的。

从旁边的门里走出一位体格健美的男人。

“民警局的吗？我们正在等你们，请进来吧！”

古罗夫看了一眼房间，发现地板上有一具尸体，就转身面向两位同事，意思在说：开始干吧！检验程序有法律条文严密的规

定并经过多年工作的考验。从现在起有二、三十分钟的时间侦查员在这间屋里无事可做。医生要先确定死亡事实，然后罪行鉴定专家开始自己的工作。如果确认是不幸死亡无疑，那么侦查员就用不着再去看尸体了，古罗夫一向是这么做的。有人认为工作时间一长就会对死人习惯，这种说法对古罗夫并不适用，他坚信，他永远也习惯不了。

“请！”古罗夫点了一下头把这位男人让进了厨房。

“请您从头至尾把经过讲一讲！我是莫斯科市刑事侦查局的侦查组长，叫列夫·伊万诺维奇·古罗夫。”

男人推手谢却查看古罗夫出示的身份证，拘谨地躬身道：

“我是丹尼斯·伊万诺维奇·谢尔加切夫……住在这家的对门，是邻居。”

厨房挺大，大概兼做饭厅。古罗夫在桌子边坐下，这时才看见对着自己坐着个姑娘。她双手捂着脸，但是根据紧包着细瘦大腿的牛仔裤、尖削的肩膀，更主要是根据说明女人年龄的双手，可以准确地判断出，这姑娘二十岁上下，不会再大。

古罗夫请对方入座时，询问道：

“丹尼斯·伊万诺维奇，您原先是运动员吧？现在您做什么工作？”

“做记者。”丹尼斯回答的口气并不友好。

“请讲吧！”古罗夫耸耸肩表示：不管您是否愿意，咱们公事公办，说的话是要记录的。

谢尔加切夫看了一下手表，用平静的口气，时而有些简短的停顿，开始讲述起来。

“现在是十五点十二分。在十四点十分时……我准确地说出时间是因为知道你们会问的。”他抬起眼望着古罗夫等着称赞，

见对方不作答又继续说：“有人按门铃。我开门见薇拉站在门口。”他用头点了一下坐着不动的姑娘。“她当时的样子……简直可以说是披头散发。薇拉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列娜……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卡恰林娜摔倒了，碰着了太阳穴……总之，情况不妙’。我跑过去一看，我多少懂点医，叶莲娜已经死了。给急救站和民警局都打了电话。急救站的人在你们到来之前刚走……”

“就是说，您本人没看见卡恰林娜是如何摔倒的？”古罗夫用习惯的姿势掏出小本子，开始写简短的记录。

“我没亲眼看见，但事情是明摆着的。”

“薇拉是女儿还是家里的什么人？”

“她是我们大楼的值班人之一。干一昼夜，歇息三天。”

“您，丹尼斯·伊万诺维奇和薇拉要做见证人的。”古罗夫拉着姑娘的一只手问：“薇拉，您身体不舒服吗？”

姑娘出人意料地使劲推开古罗夫的手，站起身就离开了厨房。古罗夫顿时闻到一股刺鼻的酒气，既有刚喝的酒臭味，也有头一天的陈腐臭味。谢尔加切夫开始以同情和理解的心情望了古罗夫一眼，稍停了片刻才极其勉强地说：

“是个漂亮的姑娘，就是爱喝酒，尤其是近来喝得更厉害了。”

“她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吗？”

“去年秋天来的。她的经历是一个毫不新奇的故事：来莫斯科考学校，没考上……这以后的事，您可想而知。”

“考电影学院还是戏剧学院？”

“电影学院。”谢尔加切夫满有兴趣地望着古罗夫，“您已经全猜到啦？”

古罗夫颌首微笑，仿佛在发出友好交谈的邀请。谢尔加切夫点头应允，接着说：

“有那么一些生活情节就象一个模子冲出来的一样，人们已司空见惯，毫不新奇。一个漂亮的外省姑娘前来首都想一举成名。一桩桩令人感伤的遭遇接踵而至，犹如传送带上的制件一样……”

古罗夫估量着对方，对方的年龄要比自己稍大一些，看来，过去是个优秀运动员，现在仍然很注意锻炼身体。古罗夫不由自主地开始为谢尔加切夫描绘了一副文字肖像。外貌看起来三十六岁上下，身高一米八五，不会超过一米八七；体重大约九十公斤；头发淡褐色，短发型；眼睛深棕色；鼻子笔直……特征：微笑前先皱眉。无疑，是一个容易接近又人缘好的人，是女人们崇拜的对象……古罗夫只顾仔细端详对方，根本没有好好去听，同时心中弄不明白，这个诚恳又有魅力的男人身上有一种什么东西使自己产生了警觉。

“您没听我讲吧？”谢尔加切夫从兜里掏出香烟，疑惑地望着古罗夫。

“请吸烟！请吸烟！”古罗夫象主人般把烟灰缸递给谢尔加切夫。“请您先去看看那个姑娘，她觉得身体如何。非常抱歉，我必须也听她谈谈。”

“姑娘身体没事！”话音刚落，姑娘走进了厨房，迅速坐在桌边，臂肘支撑着桌边，双手托着带小酒窝的圆下巴，她睁大眼睛用捉摸不定的、发亮的目光瞧着古罗夫。“叶莲娜死了……”薇拉扭曲着面孔，沉重地叹了口气。

古罗夫发现，她刚刚又喝了酒。昨天喝，现在还接着喝，她会受不住的……

“薇拉，我叫列夫·伊万诺维奇。请原谅，我要履行公事，请谈一谈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

“我知道？滑了一下，摔倒了呗！”

“您当时没在房间吗？您在哪？是在这里，在厨房吗？”

“怎么会在这里！”不知为什么薇拉回答总是气呼呼的。

“我在楼下坐着，在小玻璃屋里坐着。”

“等等！请停一下。原来卡恰林娜倒下时，您不在屋里？”

“我已经向您说过了，我的地方在楼下，在‘玻璃鱼缸’里。”

薇拉抓过谢尔加切夫手中的烟就吸了起来。

古罗夫努力地尽快调整自己的思路。这表明：只有尸体，没有不幸事故的见证人。古罗夫站起身刚想去那间有尸体的房间，转过身不解地又问道：

“那么您是怎么进来的？”

“我有门钥匙。”薇拉甩动着肩膀，“我管打扫这里的房间。”

“您一走进来就看见……”

薇拉气冲冲地用鼻子哼了一声，转向谢尔加切夫说：

“不知打哪儿来的一个傻瓜！还算是莫斯科人呢！或许是个领导人！真没见过这号的人！”她自视高傲地瞥了古罗夫一眼。“我没走进来，也没有看见！我是骑着扫帚*从窗户飞进来的……”薇拉急忙从厨房跑出去，差一点撞倒古罗夫，接着他听见浴室里有什么东西倒了和水流声。

古罗夫看了一眼抽着烟、望着窗外、坐着不动的谢尔加切夫。在他稳坐之中隐藏着某种不自然和忐忑不安。古罗夫琢磨

*外国民间故事中女巫会骑着扫帚在空中飞行。

着：真是别人通知他女邻居发生了不幸吗？人死得挺离奇。他并不是外人，什么都知道。然而这个人在用力装得若无其事。为什么？古罗夫还没想出答案，就走进了专家和医生工作的房间。

专家拍完了照片，正在收拾器材；医生则正在跪着伏身检查尸体。古罗夫眼前的这幅情景真有些可怕：没腿没头的一个男人身影，在他身体的下面伸出两条和活人一样光滑丰润、没穿袜子的女人长腿。一只脚光着，另一只脚穿着带红色绒球的缎面便鞋。

古罗夫用目光询问专家，哪里可以坐。专家指了指那张毛茸茸的大沙发椅。古罗夫一坐下去就陷进了柔软的皮垫里，他立即欠起身往边上坐坐，因为软皮垫会令人想睡觉，一点也不利于思考问题。他环视着这间肯定是客厅的房间。他看见一个开着门的酒柜，不知怎么地又联想到：薇拉刚才在什么地方喝了酒？当然，她不会到客厅来的。我这是怎么啦，我到这间屋子来是为解决无关紧要的问题吗？他试图努力集中思想。卡恰林娜倒下时撞到什么东西上了？古罗夫发现了另一张木制沙发椅，那个女人就躺在沙发椅旁边。高高的椅背刻着花纹，两边扶手的末端各有一个锃亮的铜制圆球。会不会倒下时太阳穴正好碰在这个圆球上？为什么要摔倒呢？在地毯上走路是不容易滑倒的。会不会是绊倒的？年轻健壮的女人绊倒时会本能地张开双手以减轻俯冲力，不会是咕咚一声直挺挺倒下去的。古罗夫把脸转向屋门口，似乎想看到薇拉，他把目光又移到开着门的酒柜上，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去叮嘱姑娘一声不得离开此处，但他的双脚并没有挪地方。他再一次感到夜班之后的疲劳，只觉得周围的一切全惹他生气。那位招人喜欢的男子拘谨而迟缓的动作和小翼翼掩饰起来的悲哀；

那个没当上演员满身酒气的姑娘手里的房门钥匙和故意做作的伤心样子；这具女尸美丽的、仍然象活人般的双腿。为什么在一点也不滑的地方她会摔倒？为什么又刚好强劲地碰在铜球上？最后，既然报来的案情是不幸事故，为什么上校图里林非派他这个侦查组长列夫·古罗夫亲自前来不可？是谁请求上校派他的？是谁？为什么要请求？

住宅的门响了一下，古罗夫立刻来到过厅。薇拉扶着谢尔加切夫的一只手臂站在墙镜旁边，两人惊慌和抱愧地望着进来的男人。他们所有人，连古罗夫也在内，都被墙镜反射成两个人，给人一种怪诞的印象。

“丹尼斯，出什么事儿啦？”男人问时既没理会薇拉，也没注意到有古罗夫在场。“为什么你往办公室给领导打电话？怎么回事？叶莲娜出什么事啦？”

古罗夫一听就明白了，进来的是这家的男主人、死者的丈夫伊戈尔·彼得罗维奇·卡恰林。

“很遗憾，您的妻子死了。”古罗夫再也编不出来更为合适的話了。

“叶莲娜！”卡恰林显然是不相信所听到的话，大声喊着在屋里左顾右盼地寻找着妻子。“叶莲娜？”

古罗夫没阻拦他，却紧跟在他身后观察。一股强烈的、古罗夫叫不出香型的香水气味从主人身上散发出来。

“丹尼斯！”不知为什么古罗夫觉得可以直呼谢尔加切夫的名字。“把他带走！”

“他又不是……”谢尔加切夫嘟哝了一句，还是拦住了刚要迈进客厅的卡恰林，抱着他的肩膀低声劝道：“伊戈尔，事情已经发生了，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咱们到这屋来吧！你已经无

能为力了。那里有医生，咱们别去打扰他了。”他把主人领到了厨房。

在卡恰林低头表示同意的一刹那，古罗夫看出了某种反常的东西。主人没进客厅，只从门口看了一眼就退了回来，顺从地慢慢走进了厨房。

“现在该干什么啦？”薇拉咬着发肿的嘴唇，直视着自己的前方。她根本没去看古罗夫，象是在问自己一件生命攸关的事。

很明显，薇拉不是问古罗夫，所以他也用不着回答。他厌烦地活动了一下肩膀，使紧贴在背上的衬衫能舒展开。

“您很想念叶莲娜·卡恰林娜吗？”古罗夫小心地探问。

“什么？”薇拉困惑莫解地望着，稍顷才明白了问题的意思。她两手一拍答道：“噢，我爱她！我非常爱她！我离开她，现在怎么能活下去呢？”

古罗夫用力压制着自己的怒火，他想透过这番演戏般的手势和台词窥察出隐藏在后面的主要东西。古罗夫对于这点是毫不怀疑的。做一番悲痛的表演是决不会没有原因的。离奇地死去的不过是姑娘的一个熟人，就算是女友吧，也毕竟不是母女……

古罗夫面对着镜子伫立着，他看见专家推开客厅的门向外张望：

“列夫·伊万诺维奇，请来一下！”

古罗夫迟疑了一下，想弄清哪边是门和哪边是镜子。

“薇拉，请您不要离开房间，一滴酒也不要再喝。”古罗夫说罢，没容姑娘口出不逊已走进了客厅。

尸体蒙上了长衫。医生在凉台上吸烟，他向古罗夫招招手。专家再一次打开自己的手提包，根据他从里面取出的东西，古罗夫一切全清楚了，丝毫没有感到意外。